

伦理教诲的缺失、错位的伦理身份和乱伦的创伤：

《托比的房间》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Lack of Ethical Education, Misplaced Ethical Identities and Incest-engendered Trauma: A Study of *Toby's 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刘胡敏 (Liu Humin)

内容摘要：巴克在《托比的房间》里书写了哥哥托比和妹妹爱莲娜在青春期情窦初开时发生了兄妹乱伦，此后两人感到内疚和自责。后来托比参加了二战，在战争中死去。他临终前留给妹妹一封未完成的遗书。为了得知哥哥的死因，伊莲娜费尽周折找到哥哥的战友科特了解情况，得知乱伦给哥哥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折磨。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入手，重点分析托比和爱莲娜在一个缺少父母关爱和伦理教诲的家庭伦理环境里成长，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在他们之间萌生恋人的情感时，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互博弈，当前者占上风之时最终发生违反人类伦常的兄妹乱伦；乱伦导致他们错位的伦理身份，并给他们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创伤。巴克通过小说揭示了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健康的伦理环境、伦理教诲、培养正确的伦理意识以及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的重要性。

关键词：乱伦；伦理教诲；伦理身份；《托比的房间》；创伤

作者简介：刘胡敏，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小说、希腊罗马神话。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跨学科的文学叙事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项目批号 TD170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ack of Ethical Education, Misplaced Ethical Identities and Incest-engendered Trauma: A Study of *Toby's 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Barker, in *Toby's Room*, depicts an incest between a brother Toby and his sister Elinor at the age of puberty, who feel guilty and remorseful afterwards. Later Toby goes to WWII and dies. His suicide note to Elinor is only half written, so Elinor tries very hard to see his comrade-in-war Kit to find out about his death, only to know that the incest between them has brought forth severe psychological

torture to hi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that both Toby and Elinor, growing up in an et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parental love and ethical education are missing, fail to nurture a correct ethical awareness; their animal factor and their human factor are fighting to gain the upper hand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development of mutual love, resulting in the anti-ethical incest when the former wins; the incest leads to their misplaced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ngenders unspeakable trauma. Barker tries to reveal that a sound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education, nurturing correct ethical awareness and making a correct ethical choice play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Key words: incest; ethical education; ethical identity; *Toby's Room*; trauma

Author: Liu Humin, Ph. D., is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and Greco-Roman mythology (Email: liuhumin88@163.com).

帕特·巴克(Pat Barker)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文坛崛起的一位女作家，曾获得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被誉为“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Brannigan 2)以及“一个坚定的工人阶级地方主义作家”(Morrison 78)。她的作品因描写当代英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获得许多评论家的好评：“真实反映了贫穷的、无依无靠的当代英国人的生活，她在这方面的成就几乎没有其他更多的英国当代小说家能够企及”(Boston 40)；“抓住并揭露了二十世纪英国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焦虑”(Monteith, Jolly, Yousaf & Paul eds. vii)。巴克在其3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一直致力于书写各类精神创伤，其早期作品关注英国北部劳动阶层妇女的创伤，而后期作品将叙述视角聚焦到犯罪创伤、战争创伤、家庭创伤和乱伦创伤等。巴克在2012年出版的《托比的房间》(*Toby's Room*)里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兄妹乱伦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和心灵创伤。

一、家庭伦理环境的书写和错误的伦理选择

在《托比的房间》里，托比和伊莲娜在一个缺乏父母关爱和伦理教诲的伦理环境里成长，他们的父母在生活上不仅没有给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道德榜样，更没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伦理教诲。伦理教诲的缺失导致托比和伊莲娜无法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因而在面对青春期的情感问题时无法正确处理，最终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造成了兄妹乱伦。聂珍钊教授曾说过：“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

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19）。健康的家庭伦理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缺乏爱和伦理教诲的家庭环境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回到《托比的房间》所描述的家庭伦理环境，不难发现这个家庭像许多问题家庭一样有许多显性的问题和隐性的矛盾，而这些问题和矛盾最终给托比和伊莲娜的成长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巴克在小说的开篇描写了一对关系冷漠的父母，他们名义上是夫妻，而实际上形同陌路人，“妈妈和爸爸很少见面。她因为健康问题需要长期住在乡下享受那儿的空气；而他晚上经常要在医院工作到很晚，因此住在俱乐部里，因为那儿离医院很近，他可以轻松地走到医院。这难道就是他们要长期每周都分开住的原因吗？她（伊莲娜）怀疑这不能成为一个理由”(4)¹。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在这个家里，托比和伊莲娜的父母关系不和睦，父亲借口自己要在医院工作到很晚，因此一周仅在周末回一次家。虽然父亲周末会回到乡下的家里跟家人团聚，但是每次都如同匆匆过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孩子，更不用说对孩子们进行伦理教诲。此外，作为一个父亲，他本应该在道德和行为上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然而他却做出了有违婚姻道德的事，跟一个比自己的大女儿还要年轻的女孩发生了婚外情。当伊莲娜在伦敦的街头亲眼目睹父亲跟这个女孩亲密地上了一辆出租车时，顿时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对母亲的背叛让她感到愤怒和难过，但是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或其他任何人，包括跟她无话不谈的哥哥托比。发现了父亲的婚外恋让她从此对父亲产生了反感和隔阂，几乎不愿意跟父亲交流。父母本应该成为孩子道德和生活上的榜样，然而伊莲娜的父亲却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形象。父亲违背伦理道德的婚外情必将影响伊莲娜在今后树立正确的伦理观，而他的行为也会成为孩子们效仿的“榜样”。伊莲娜目睹父亲的婚外情也成了她和托比之间后来发生兄妹乱伦的伏笔。

除了对父亲的行为感到反感，伊莲娜对母亲也有诸多不满。一天她的姐姐蕾切尔和姐夫带着孩子回家吃饭，伊莲娜穿了一条低领的红色裙子下楼吃饭，结果当场被母亲训斥：“伊莲娜，立刻上楼把你那条可笑的裙子脱了”(4)。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母亲仍然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她。母亲对她的态度让她感到“无辜，内心受到伤害，更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4)。从她记事起，母亲总喜欢处处拿她和姐姐作对比，在各方面对她吹毛求疵。而且只要她和哥哥之间发生争吵，“妈妈总会支持托比，而伊莲娜总是有过错的一方”(12-13)。面对母亲长期的挑剔和指责，伊莲娜内心非常郁闷。在这个缺少关爱的家庭环境下生活，她很自然地特别渴求他人对她的关爱。因此当托比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和爱护她，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Pat Barker, *Toby's Roo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译文均由笔者自译，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她的内心也渐渐萌生了对他的爱。

姐姐蕾切尔过早选择结婚生子，但是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于是她特别嫉妒在大学学习艺术的伊莲娜。姐姐每次回来都会打探伊莲娜的私生活，问她在伦敦的学校交了什么朋友，经常跟谁约会或有没有关系特殊的朋友。伊莲娜对此非常反感，尽量不向姐姐透露自己太多的信息。姐妹之间本应有很多秘密可以互相倾诉，但是伊莲娜跟姐姐在性格、爱好和价值观上完全不同，谈话总是不投机，因此她不愿意跟蕾切尔多说一句话。有一次在饭桌上姐姐又再次追问伊莲娜是否跟男同学约会，不胜其烦的伊莲娜只好瞎编自己正跟班上一个男同学科特交往。听到她的回答，母亲也开始追问这个男孩的情况。面对俗不可耐的姐姐和母亲的“逼问”，她颇为厌烦，于是故意对着姐姐说了一句不太中听的话，这时在旁边一直静听的父亲不仅没有帮她，反而生气地对她说：“够了，伊莲娜。”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责备让她感到特别难受，当时她正准备咽下口里的食物，但是父亲的责备导致她被食物噎着，“嘴里含着的芝士和饼干卡在喉咙里”（5）。父母对她的漠视和羞辱性的话语以及姐姐对她的嫉妒和盘问都让她感到愤怒和难过，她觉得自己跟他们越来越无法沟通。而家里唯一关心她、爱护她、能够理解她的人是托比。虽然伊莲娜父母健在，但是完全没有给予她任何关爱。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父母当成一个孩子斥责，他们不仅无法理解她对美术的热爱和追求，更无视她的感受，说话时经常不给她留任何面子。在这样一个父母关系不融洽，家庭气氛不和谐，无法被家人理解的伦理环境里生活完全不利于她的成长。长期处于这个压抑的伦理环境下，伊莲娜特别郁闷，总想“跳上桌子，大声喊叫，泄露他们可怜的小秘密”（6）。

伊莲娜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缺乏来自父母和姐姐的关爱，更缺乏来自父母的伦理教诲。“当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人的本质，这就需要榜样和说教，即教诲”（聂珍钊，“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13）。教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托比和伊莲娜成长的伦理环境里，父母没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也缺乏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伦理教诲。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无法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当他们在青春期情窦初开之时，在面对来自异性的吸引和爱慕时，他们无法用正确的伦理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面对满足自己的情欲和遵守伦理规范这个难题时，他们都没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当托比用行动向伊莲娜表白后，在面对情欲和道德谴责的困境时，伊莲娜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而托比在自己的欲望和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同样选择抛弃伦理道德，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要探讨造成托比和伊莲娜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乱伦行为的原因必然离不开对他们所处的家庭伦理环境的分析，因为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又是人的社会，所以文学对人的描绘从来不会脱离人的生存环境——社会来孤立地描绘”（李

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45）。巴克在小说一开篇就描写了这样一个非常不利于孩子成长和性格形成的家庭环境，给后来的乱伦做了很好的铺垫。因此当我们分析造成兄妹乱伦的原因时，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兄妹乱伦的发生离不开它的“孵化器”：一个毫无温暖和关爱、缺乏伦理教诲的家庭伦理环境。在这样一个客观伦理环境下生活给托比和伊莲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在他们的余生继续发酵。

二、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博弈

托比和爱莲娜在青春期面对情感的困惑和欲望的诱惑时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在他们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博弈中，最终因为缺乏正确的伦理教诲而导致无法产生正确的伦理观，并且无法用理智来控制情感，继而导致乱伦的悲剧。聂珍钊教授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述的核心内容”（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在《托比的房间》里，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托比和伊莲娜从犹豫到发生乱伦的过程中，他们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发生了多次不同的组合和变化，引发了两人之间的伦理冲突，让他们经历了由“产生欲望—犹豫不决—（伊莲娜的愤怒）—痛苦煎熬—乱伦—内疚”这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变化。在斯芬克斯因子活跃地控制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之时，他们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不同时期各占上风，于是他们经历了这种冲突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折磨和灵魂拷问。在他们的情感和道德相互较量的过程中，人性中的兽性因子（自由意志）最终战胜了人性因子（理性意志），导致了乱伦的发生。

托比和伊莲娜年龄仅仅相差2岁，从小关系异常亲密，经常一起玩耍，几乎无话不谈，像一对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到了青春期，托比渐渐对妹妹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爱恋，即恋人之爱。一开始托比还一直抑制自己对伊莲娜的爱慕，但是当他有一天晚上在饭桌上听到妹妹告诉姐姐自己跟班上的科特交往时（伊莲娜对姐姐的盘问不厌其烦，因此随意说了一个自己讨厌的男同学的名字来敷衍她），内心深处萌生了一种莫名的嫉妒。于是内心郁闷的托比想去磨坊散心，伊莲娜不知托比内心的苦闷，像往常一样要求跟他同去。从两人在路上的谈话可以看出托比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内心深处对妹妹提到与男生约会的事极为嫉妒：

托比：“你知道你昨晚谈到那个男孩……？”

伊莲娜：“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我提到他仅仅因为我已经非常讨厌被人戏弄……”

“你提到了他，这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原因吧。我的意思是，你提到了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他非常令人讨厌，仅此而已。他只不过是我首先可以想到的人”（7）。

以上对话已经暴露了托比的内心秘密，他非常在乎妹妹是否真的爱上了她为了敷衍姐姐而随口提到的男同学，并且为此心生嫉妒。作为哥哥，他本应为妹妹找到喜欢的男友而感到高兴，但是他的反应却极为不正常，因为只有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嫉妒心理。此时托比内心虽然嫉妒妹妹提到的男同学，但是他的人性因子抑制了他的兽性因子，即他的理性意志仍处于上风，因此他并没有即刻向妹妹表白。当他们走到废弃的磨坊时，他们一开始还犹豫是否要走进去，因为“这里是他们童年时被妈妈禁止进入的地方。（磨坊）里面地板已经腐烂，天花板有随时坍塌的危险”（9）。但是托比不顾母亲从前的禁令和伊莲娜的警告，无视可能出现的危险，当场把磨坊窗台上的板子撬掉，然后翻过窗台跳了进去。伊莲娜犹豫了片刻，也跟着跳了进去。当他们进到破旧的磨坊里，托比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他对妹妹的爱让他失去了伦理意识，于是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拉过来。她的身体被拽到他的胸前，几乎不能呼吸。她笑着、挣扎着，以为这是他们孩童般的游戏的开始”（9）。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伊莲娜猝不及防，“他急切地把嘴唇贴到她的唇边，她被惊得一动不动。他的舌头有力地穿过她的嘴唇”（9）。此时托比的兽性因子处于上风，让他失去了理智，他开始把妹妹当成了恋人。而伊莲娜开始拼命挣扎，但是当哥哥的手“抓住她的乳房，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变软，朝着他贴过去”（10）。就在伊莲娜停止挣扎的时候，托比的人性因子突然回归，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于是“他突然把她从身边推开”，然后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10）。托比连声道歉说明此时此刻在他的兽性因子即将失控的那一刻，他的理性意志控制了自由意志，让他停止了本不应该对妹妹所做的行为。

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托比对伊莲娜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让他们从兄妹关系转变成了恋人关系。从他的兽性因子战胜人性因子的那一刻就注定他们最后将走向万劫不复的乱伦深渊。他们走进被妈妈一直禁止他们进入的废弃的磨坊暗示了他们之间将发生不该发生的伦理禁忌，而托比不顾危险带着妹妹进入磨坊的行为预示着他将从此把她带入一个危险和痛苦的处境。伊莲娜一直把托比当成自己的哥哥，从未想过哥哥会这样对她，但是当哥哥用行动表达了对她的爱之后，她经历了从“惊愕—害怕—愤怒—迷恋”这一连串复杂的情感。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脑海里一片混乱，各种意识在大脑里翻腾，“没有必要对这样兄弟般的拥抱小题大做，不过这个吻似乎有点变味了。一切都结束了。最好忘了它。她的反应有惊愕、害怕，还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受，她不知道是什么；这一切最好被忘了……她的心变得越来越愤怒。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托比只不过在她身上做了一个如何跟女孩亲近的实验”（10）。在她不停地思考刚发生的这一切时，她的内心五味杂陈，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回到家后，她关上门大哭了一场，此时她感到害怕和愤怒，因为“这个灾难把她的生活豁开了一个洞”（10）。她感到

害怕和愤怒是因为此时她的人性因子在起着主导作用，让她意识到哥哥不应该这样对她。

刚进入青春期的伊莲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不知所措。但是这种爱又让她感到幸福，因为她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非常渴求别人的关心。托比对她的表白唤起了她长时间以来对他朦胧的爱。她想起每当母亲对她说东道西，百般挑剔她的时候，托比总是站出来保护她。而且此时童年的记忆总是不停地浮现她的脑海：一次她在海边玩耍，脚被岩石划伤流血，托比脱下自己的衬衫帮她包扎伤口，然后扶着她回到海滨大道，“当他弯下腰检查她的伤口，她看到他被海水浸泡过起皱褶的粉色的手指和头上的一缕卷发”（6）。托比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对她的关心让她觉得他似乎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人性因子让她意识到托比在磨坊里对她所做的事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兄妹之情，但是另一方面兽性因子让她开始对托比的爱感到心动。此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她内心互相“拉锯”，她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左右，她一会儿感到愤怒，一会儿又很兴奋。思虑再三，她最终决定在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去托比的房间找他“复仇”。当晚，“愤怒”的她悄悄溜进托比的房间，走到他的床头，拿起脸盆架上的一罐水准备往他的头上浇下去。这时托比突然醒了，睁开双眼望着她。“他们俩都没说话。慢慢地，她放下了罐子……他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然后一把把她扯过来。”面对托比的爱，她无法抗拒，此时她的兽性因子在体内膨胀，因此在最关键的时刻她彻底被自己逐渐增强且未被遏制的欲望所击败，最终屈服于自己的欲望之下。在兽性因子的主宰下，托比和伊莲娜的欲望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驰骋着，他们跨越了伦理道德的界限，最终犯下了兄妹乱伦的禁忌。托比在磨坊时首先用行动表达了对她的爱，但是在关键时刻停止了自己的乱伦行为。而伊莲娜后来主动去他的房间找他“复仇”给乱伦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托比把她拉过去的时候，两人身上的兽性因子处于上风，失去了理智才导致乱伦的发生。

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是不可分开的，只有它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人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23）。而托比和伊莲娜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不同的时期此消彼长，两种因子之间的较量导致了道德和欲望之间的力量消长，当他们的理性意志战胜了自由意志之时，发生乱伦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理性之所以在最后的时刻失控，跟他们成长的伦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缺失伦理教诲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他们无法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因此也无法在欲望与伦理发生冲突时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三、错位的伦理身份与难言的创伤

在托比和伊莲娜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博弈的过程中，前者占了上风，

导致他们之间发生了兄妹乱伦。而乱伦的行为造成了他们伦理身份的错位，而错位的伦理身份给他们的余生带来了难言的创伤。人类社会需要用伦理道德来约束个人的欲望和自由意志，否则会违反社会约定俗成的伦理和纲常，而这个社会也将处于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托比和伊莲娜之间由于受到自由意志的控制，无法在关键时刻遏制自己的欲望，结果发生了乱伦的行为。乱伦之后，他们从兄妹的伦理身份变成了情人的伦理身份，这种错位的伦理身份扰乱了他们的伦理关系，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生活，让他们痛苦不堪。一方面他们明知自己的伦理身份是兄妹，根据社会的道德约束他们不能发展恋人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自己的情欲却难以自拔，渴望能够继续这种恋人之爱。于是他们徘徊在情欲的快感和良心的谴责之间，在兄妹的伦理身份和情人的伦理身份之间不停地转换，这种两难的选择撕扯着他们的心，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精神折磨。他们复杂的心情通过他们在发生乱伦几天后的对话可见一斑：

“你来找我的，”他（托比）说。“我会承担百分之九十的责任，但是我不能承担百分之百的过错”。

.....

“如果你愿意，我会离你远远的，”他说，“你可以再也不用见到我”。

圣诞节？生日？

她举起一只手，手指环扣着他的手指。“你知道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也不希望会这样”（28）。

此时此刻，伦理身份本应为兄妹的二人却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继续向对方表白，他们的言行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伦理身份，他们不再是兄妹，而是变成了情人的伦理身份。伦理身份的破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带来无法言说的创伤。他们因一夜情在情感上更加爱慕对方，但同时他们又深知他们是兄妹，这种伦理身份禁止他们相爱，他们的爱情要受到社会伦理的谴责。在两种矛盾情感的左右下，他们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在镜子中互望，然后她突然转过身来面对他。他摸了摸她的脸颊，低下头……当他的嘴离她的只有一英寸时，他猛然退后，似乎有一股外力抓住了他的头发把他拉开”（28）。托比和伊莲娜的伦理身份在“兄妹”和“情人”这两个伦理身份之间转换，而他们也随着伦理身份的转换不停地在理智和情感中挣扎。当理智最终战胜情感时，托比对伊莲娜说：“我们必须要让生活回到之前正常的轨道”（28）。伊莲娜问他，他们之间曾经处于什么样的轨道，他说回到“朋友”的轨道。而伊莲娜一语道破他们之间曾经朦胧存在的爱，“如果我们曾经是朋友，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内心无比纠结的托比只好说：“我们必须要试一试（回到之前的生活轨道）”（28）。在乱伦的激情之后，两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违反伦理的弥天大错，希望生活能够再次回归正常。

巴克没有直接刻画乱伦后再次见面托比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痛苦，但是

她对伊莲娜矛盾的心理活动刻画得非常细致。而伊莲娜的痛苦侧面映射了托比的内心煎熬。此时，伊莲娜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当她看到托比故作轻松地走开，她“感到愤怒，但同时又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脱”（28）。几分钟前当托比准备吻她时，她身上的兽性因子让她期待着他的吻，但是人性因子告诉她不能继续这种乱伦之爱。于是她既兴奋又焦虑，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她回忆了自己跟托比之间发生了乱伦的经过，认为自己也应为他们的乱伦负责，“她不确定她是否可以阻止他或她自己。他说得对，是她在模糊中带着孩子般的复仇计划（在乱伦发生的晚上），在迷惑和无知的状态下去找他。但是难道复仇是她唯一的动机吗？她越回想当晚发生的事，越觉得自己是共犯”（29）。伊莲娜这一段内心独白暴露了她对托比的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兄妹之爱，而是情人之爱了。她的欲火被托比点燃之后再也无法用理智来控制和熄灭，而两人因相互间产生了错误的情感而最终导致兄妹乱伦。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由于托比和伊莲娜之间发生了乱伦，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伦理身份，导致他们的兄妹关系让位给了情人关系。而这种伦理身份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伦理混乱和伦理冲突。正是因为这种伦理身份违反了社会的伦理规则，破坏了伦理秩序，因此要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

后来，托比和伊莲娜因为人性因子的回归，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开始感到极为痛苦和内疚，因此故意互相疏远，尽可能不见面。几个月后托比在学校得了肺炎，躺在租住的房里发高烧，他的室友在深夜时分找到伊莲娜，让她去照顾托比。当晚在托比发烧说胡话的时候，他的嘴里一直不停地重复着“对不起。我真的感到非常对不起”（33）。在他发烧失去意识的时候他对她说了很多“对不起”，足以看出在乱伦之后他经受了多少精神上的煎熬，而乱伦给他带来的创伤将永远成为他内心无法痊愈的伤疤。在托比生病的那个晚上，她陪了他一个晚上，在那个无眠的夜晚，她思前想后，思虑万千，而最让她害怕的是他会因肺炎而死去。她无法想象没有他她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在这之前，他们故意疏远对方，已经很久未见了，他们的伦理身份也从情人的身份回归到兄妹的伦理身份。但是当伊莲娜去照顾托比时，她的内心又再次燃起对他的爱。虽然她非常清楚他们必须回归到正常的伦理身份，但是她对他的牵挂和爱让“她意识到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59）。

二战爆发后，托比参加了战争，伊莲娜也到医院做了志愿者。虽然两人从此分离，但是她仍然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忆她跟托比之间发生的小事件，因为这个“愚蠢的小事件打开了一扇她再也不想进入的门”（73）。可以看出这次乱伦在她的人生画卷上留下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迹，让她的内心从此无宁静。虽然乱伦之后他们一直在努力克制这种不道德的情感，但是他们“都没能成功地忘掉此事”，相反，他们“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情更深的关系”

(73)。为了忘掉托比，她也曾特意找了一个男朋友保罗，但是跟保罗的恋爱却依然无法让她忘记托比。在思念托比的时候，她感觉“我的情感回到了起点”(73)，而且“托比是我唯一不能失去的人”(75)。尽管伊莲娜努力想忘掉这段给她人生带来污点的乱伦之爱，并企图改变现状，但是从她在日记里写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她一直挣扎在理智和情感的夹击中，在道德和情欲的矛盾中蹒跚前行。

后来托比在战场上“失踪”的消息传来，他的遗物被送回了家。托比的死让伊莲娜悲痛欲绝，她觉得自己的天突然塌了下来。从此她天天穿着黑色，强迫自己回到伦敦去画画，根本不愿意照顾同样伤心的母亲。她对托比的爱因他的死而被百倍放大，她从此几乎不跟其他人接触，在不得已见朋友的时候，她也几乎不愿意说话。她似乎“被巨大的白色的沉寂所包围”(78)。托比的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她整日郁郁寡欢，因此姐姐蕾切尔说她简直就像一个寡妇(151)。托比死后她开始“肆无忌惮”地回忆起她和托比过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在托比参战的前一天两人躺在草地上聊天的情景，甚至她的脑海还经常出现托比活着回家的幻觉。她对托比的爱在他死后无限膨胀，内心绝望而痛苦的她喊道“噢，托比，你为什么要死”(155)？此时，她对托比的爱和怀念让她的伦理身份从妹妹变成了情人，她俨然成了哥哥的爱人。自乱伦发生之后，她的理智和情感在交替作用，她的伦理身份也因思维的不同而不停地在“妹妹”和“情人”之间转换，这种错位的伦理身份导致了她的伦理意识混乱，也因此给她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后来她在托比的遗物里发现了他给她写了一半的遗书，遗书上告诉她他不能回来了，不能回来的原因可以问他的战友科特。为了了解托比的死因，她费尽周折找到脸部严重受伤的科特。但是科特对托比的死因保持沉默，于是她只好求助自己的前男友保罗去说服科特。后来科特终于开口告诉保罗托比真正的死因：原来托比为了掩盖他在战争中对一个男孩的鸡奸行为，为了逃避因此事败露而将面临的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及不让家人蒙羞，托比选择了在战场上自杀。托比曾经如此深爱自己的妹妹，在乱伦之后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也许正是这种违反伦理和道德的乱伦之爱给他带来的折磨超越了他精神上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他选择了用性（鸡奸）来麻醉自己的神经，缓释自己的痛苦。而他再一次错误的选择导致了他不得不采取自杀来掩盖这个丑闻和结束自己的痛苦。或者从另一方面解释，对托比而言，乱伦之后造成了他的伦理身份错位，因此也给他带来了伦理意识的混乱，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对一个男孩做出如此违反伦理的行为。

结语

巴克擅长描写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创伤，她的全部作品所关注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脆弱和弱点”(Brannigan 9)。在《托比的房间》

里巴克一如既往地关注创伤，再次把叙述视角聚焦在由人性的欲望所引发的乱伦创伤，即因缺乏伦理教诲和人性因子的失控而导致的兄妹乱伦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创伤。在小说的结尾，托比的死并没有将父母的关系拉近，反而让他们选择离异来结束他们之间多年的冷漠。当父亲决定卖掉乡下的房子时，伊莲娜最后一次回到托比的房间收拾他的衣物。当她翻开托比的书，看到他在书的边缘留下的拇指印，她感觉自己“离托比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而“托比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庇护”（262），此刻她和托比已然合二为一了。托比的死让他结束了自己因乱伦而导致的痛苦，而伊莲娜却不得不永远承受乱伦给她带来的精神折磨。乱伦给她留下的痛苦，正如他们在托比的床垫上留下的那个无法抹去的“月牙儿形状的污点”（264）一样，将永远伴随着她，直到她的生命结束之时。这部小说也通过书写乱伦带来的创伤证明了“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生活和社会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乱伦和创伤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通过描写两个兄妹因缺乏伦理教诲而发生乱伦所引发的严重创伤，巴克试图揭示伦理禁忌对于维护社会和家庭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反映了她反对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并给人类提出进一步的警醒。

Works Cited

- Boston, Anne. “Pat Barker.”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122, No. 40, 1988.
- Brannigan, John. *Pat Barker*.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2005. Monteith, Sharon, Margaretta Jolly, Nahem Yousaf, and Ronald Paul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5.
- 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外国文学研究》1(2006): 44-52。
- [Li Dingq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6): 44-5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 1-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文学评论》，2 (2014) : 13-15。
- [—. Nie Zhenzhao. “On the Ethical Values and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2 (2014): 13-15.]